

大正

大正十一年
五月二十日

大正十一年
五月二十日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方壺外史陸西星



庚寅集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疏註此篇中有苦心

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
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
率多影響然已爲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
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止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
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
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
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
聃之言

後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

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也絜然仁絜以度爲仁者也蓋老聖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爲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爲君庾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

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爲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爲體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廼所以爲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必也爲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愧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

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褊淺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箴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

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澤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執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冢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還旋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巨者不至也喻如

褊之小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爲
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
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
猶必假於賢能况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
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己者
先生盍亦聽之而胡以不憚爲哉於是厲桑
復即前喻深爲譬說言魚鼈賦形愈大則取
禍愈速故函車之鼈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
則罟網罹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

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
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
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
稱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
可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
辨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
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軋矣任
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
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

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先乎利在子
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
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
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
是大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
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
之言過於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
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
乎則又甚矣

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乎托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
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
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
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

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
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越疇 蠲蜀

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言
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汝形者謂體其
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
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
久而純乃幾於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

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
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
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
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
近矣宜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爲物欲所間
耶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越
蓋不能無歎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
勉而聞之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
耳根入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

化故庾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矣爾之不能化也以吾鼓鑄之力微焉耳故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大青虫也蓋聞螺贏能祝螟蛉而化之似其才力相當也奔蜂藿蠋能之乎越雞不伏鵠卵亦復如是子蓋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庶乎目擊道存有不_言而自喻者矣

南榮趺裹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借來之衆也南榮趺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行或愚楚字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迹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庚桑推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鬼老子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反

爲身累以至絕仁則恐至於害人絕義則恐至於傷彼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越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肩隄而知因言而決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求諸海者廣求之義非謂求之海中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
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
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
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
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獲獲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捷
求其所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
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困於其心求得而
未得也汝自灑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灑

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
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
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
後始爲純熟此段細密工夫柰何責以十日
此南榮越之所以欲速而不逮也於是老子
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
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
獲外有所桎則謂之外獲獲者以皮束物之
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

能過而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獲而繁矣
就此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
中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
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獲而繆矣
就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
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義
捷者牢關之義此等新竒之語如霞外雜俎
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獲者道德不
能持言內外交獲則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

能以自持况遵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有於
身則灑濯已熟自無所獲此殆其設言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
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
藥而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
盍不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馥沙去規藝 曠瞬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矣。所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

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爲竒善復爲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儵然乎無所累也能倜然乎無所知也能

厚素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卅三
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
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
子終日嗥而嗑不嗔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
不捩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
長哭曰嗥聲啞曰嗔卷手曰握撫手曰捩目
動曰瞬一而不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隨順而無忤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
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
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為惟不
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
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數
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
譬則冰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滓尚未渾
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

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窅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然則若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亦趣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廡齋解皆不得其旨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
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
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泰定者泰然而
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
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
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脩而得此
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
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能知至
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
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也進
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辯
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所不能知
蓋人有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
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爲知之盛故止其所不

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必爲天鈞敗
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
作誤爲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蔽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
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內納

將之爲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豫
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
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
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
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
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
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必不能以其所
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
更爲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令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令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疚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歧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

人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
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內而
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
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
之學專務於內不爲名譽而其爲道也闇然
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若券外
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
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爲渠魁

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
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
儉約不爲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
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
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爲
道聽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
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
親無親則與物睽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
之爲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

近利耳可不戒哉

兵莫憐於志。鎔錙爲下。效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憐於志。嗔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鎔錙。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鎔錙爲下。效莫大於陰陽。衽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人當懲忿窒慾。持其

志養其心。而不使有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此准物理而論造化。道者先天道。朴分謂分陰分陽成毀。謂盈虛消息言一氣周流。初無間斷。而道實通乎其間。既毀矣。於是貞元會合。絕後再甦。所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其不能不分者。以備故分也。老子曰。朴散爲器。復歸於朴。則分而不分。斯無惡矣。其如有以備。何故曰。所惡於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於備者。其有以備。有以備者。居其備也。有以備。則其理其勢。不得不分。而成毀交滅。皆入於定數。而不可逃。聖人

知其如此以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是謂無備則無分無分則無成無毀故能劫外獨存而長久之道端在於此大抵造化物理出者貴反出而不反鬼道也死道也若乃滅而有實然後為鬼之得一者耳鬼神得一則灵不反則胃挂輪網永失真性何從而得一哉有形謂物理無形謂造化者而論斯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剽南小反末也長上声

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声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

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由不能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蔽乎是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謂未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淅淅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

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死為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求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

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臄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鷺鳩同於同也

點於咸反。臄臄。臄古來反。散字上上聲。下去聲。

此章鄙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言
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鬻既云聚
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今
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
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
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稽是豈言之當乎雖
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
其譬言如臘祭之有臘胾有可散有不可散者
故以爲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臘牛之百葉也

足指曰胾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
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於鼎俎之間不可散
謂分散於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
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憇於寢
移洩於偃偃屏也以爲有卑高貴賤之分爲是
舉移是而不知臘胾一體也廟偃一地也今
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
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有
生者爲本而以其所知者爲師因乘之以生

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己作主知己之貴則
賤人知己之知則愚人知己之榮則辱人是
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
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己為質而使人
皆取節焉以己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
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夫以知為師便
以生是非果有名實任以己為質使人節已
便以死償節直至鍾鳴漏盡而猶不悟本末
之無我人心之移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
一至於此令人少將我身作主要使人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

行尚辟人索居間處尚御衾服得非以死償
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者為知而以
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己之通者為榮而以人
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
今之人也是蝸與鶯鳩同一自足於枋榆之
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惟蝸與鳩乃同一見
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鄙亦甚矣此條
不知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張文展反

踉蹌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驚兄踏弟
足則以氣而噓嫗拊之而已無庸謝也若父
母踏子之足則併與嫗拊而忘之故曰大親
則已矣夫踉蹌足而辭謝禮也禮以相僞至禮
則質任自然不見人我而生遜讓故知親之
已矣真至禮也至義則不待物物裁制而皆
得其宜至知則自然先覺而已故至知不謀

至仁則無所不愛而已故至仁無親至信則
不待金玉以爲質故至信辟金此皆因至禮
不人而緒及之者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
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
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撤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

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嚴
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
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
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
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謀德
者渾淪不分之謂淆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
足以爲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
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
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

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
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
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
然冥然而一無所爲矣然無爲也而無不爲
也萬變不足爲之撓豈復爲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
本派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

越矣故生者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者故
性者爲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爲出焉故性
之動謂之爲爲而根於性則雖爲而實無所
爲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
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
疏註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
實相順也

知者與物爲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
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
赤子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
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
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什氏所謂真我治
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
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爲參之德與我
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實則
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庸學卷之六
南華經卷六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俚良同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俚乎人唯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

名

唯虫能虫惟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惡鳥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虫惟虫能虫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之躍馱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率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虫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然虫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况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况天之在

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何
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
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
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移盡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
懼遺死生也移與紐反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然

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里奚
有志於霸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
若使胸中洒洒一塵不掛烏得而有之哉介
者移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靡登危險而
不惧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烏得不
爲所籠哉介兀者胥靡刑徒人也畫畫衣也
移者棄意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謂與
服習同
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
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
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
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
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矣此箇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怒之先者常
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
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無為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
不為也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神則須順其
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欲靜
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
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
妙以喻有為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是
方壺外史爲作亂詞

庚素居壘	匪杓之人	南面不釋
柰此細民	鳥不厭高	魚不厭深
藏之深眇	乃全其身	賢能善利
奚足以濟	亂首唐虞	末流千世
南越托業	庚素盡辭	南見老子
三患生疑	十日自愁	內外兼獲
飲藥加病	衛生而足	能抱一乎

能兒子乎	搞形灰心	莫知所圖
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	止所不知
天鈞弗傷	敬中達外	備物將形
人不勝天	奚以滑成	不誠而發
每更爲失	明懼人非	幽虞鬼責
券內無名	物則入之	賈人期費
人見其跂	兵憐於志	寇大於心
道通成毀	所惡於分	無本無竅
出入天門	藏心無有	美厥靈根

有生者黜 移是則非 蜩鳩也哉
胡見之微 踉足辭驚 大親則已
至禮不文 至人無已 四六不蕩
歸於靜明 無爲無失 惟德之欽
惟虫能虫 惟鵲可籠 不餽忘人
天和乃同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
獻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
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魏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
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
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
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何有勞於我武侯超然

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賁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賁若
云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繩曲
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
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咲

擊苦

田反 勞去聲 軼逸

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各安其性
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苦安所取勞

哉而武侯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之
曰我則有勞於君蓋君將盈嗜慾滋好惡則
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所
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内外交病君之可
勞莫甚焉而武侯超然未有以對也少馬無
鬼語之以相狗焉蓋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道
實寓言表狗之下者執飽而止執飽謂以搏
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狸德也不可用也中之
賁若視日視日者蒿其目其心若有思乎然

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消子養鷄所謂望之如木鷄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此喻士之無養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然后能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准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方圓曲直動合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

者若卹若失若亡其一卹與失者惛惛悶悶全無發揚厲蹈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只爲有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不笑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是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

以金板六弦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蓋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季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愈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室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室聞人足音跂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

欬吾君之側乎

橫說後說二音稅餘如字
後說後說二音稅餘如字
說後說二音稅餘如字
說後說二音稅餘如字
說後說二音稅餘如字

愛反 雙曲恭反

踉即

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弦之略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蓋以腐儒之室談與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一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其爲真人之言室谷之謦欬也焉得不跂然而喜大說而笑乎虛

室即室谷也柱塞也魁魁之逕山溪之間魁
魁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踉欲
行貌位處也言行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
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歎乎側
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
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
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橫捍關皆非人言
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粟厭

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耶其欲于酒肉之
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
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計也夫
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
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未則當備酒
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
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
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
地之養一也其以爲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
耳猶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高不
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爲高爲長而
苦短者下者之民峻其膏血以養在己之耳
目口鼻自以爲得矣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

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和之至也
故好和而惡奸奸之爲言亂也今以聲色臭
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
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
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之則
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生之
厚而益生曰祥之肯可以引伸而得之矣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
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

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
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
固有代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緇壇之宮無箴逆於得無以巧勝
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
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用夫偃
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
也仁義以爲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爲不
可者謂其爲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則
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其實害之也
故曰愛民者害民之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
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造之也故曰偃
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事最不可以有心
爲之若自此爲之以有心則雖足以成仁義
之美名而不知反爲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

也弗成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
爲仁義而且幾於偽矣君得無僞乎哉蓋當
時之諸侯多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
欲之私者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
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
於治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
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有造形
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
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是蓋不

爲禍首不爲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
勿櫻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
爲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
緇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
也驥騎射也壇緇之宮社稷之地也夫嚴肅
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况心
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
驥於緇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爲甚原其愛
民偃兵之初心不過箴仁要人以為強國之

計是謂藏逆於得以智爲謀以巧取勝以戰
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兼人之土地而殺
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目口鼻
之私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
已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
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爲勝勝安在乎君
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而不
止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與
物撓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幾僞者一味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
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而
不相撓亂夫民命生死皆懸於君之一念如
是不與物撓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
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爲害而以偃兵爲哉蓋
直說到箇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非
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駢
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若知大隗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
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予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晉茂園魏

方明曰寓言張若謂朋昆閻滑稽兼帝爲七聖
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
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言予
少有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物爲構漸
覺瞽昧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
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

遊乎六合之外喻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
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
言知其非凡固請問爲天下之道爲天下亦
是寓言老子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知
其不得已蓋爲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
雕無事返還歸復故曰爲天下者誠非童子
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問爲天下之道而已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嚙
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

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
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
再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
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誅之
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
樂然皆爲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

冥無爲奚樂奚不樂哉凌凌轢也評如今之

評語 評信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
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中去聲 難平聲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
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
得民之心者也榮官謂以官守爲榮筋力之

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
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聶政荆軻之類
也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
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
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
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
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
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

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人有旦莫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百

工有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所貴在權故權勢不甚則夸者悲物謂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啻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夫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聖人不能違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爲者順也。比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爲無爲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之中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於末而喪其真悲。

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結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孌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
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
若是者耶

夫射者以鵠爲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其
爲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射而
天下皆羿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有公理
以爲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
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而惠子均謂之曰可
此便是惠子強辯要與莊子相反處於是莊

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
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子而五相與上下其
議論學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
之則未知果孰爲是也或者若魯遽耶遽之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
履冰魯遽曰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
以陰召陰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
故爨鼎而無燥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
皆喜冷故履冰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

然吾將示之乃爲之調瑟蓋魯遽捏怪因其
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
也瑟既廢矣我却從外命之鼓宮則堂上室
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
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角又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堂上室中二十
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音
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也如此隔壁而調音

響相應如合符節大是竒特不知非關已有
道術彼自知音彼自移柱有不期同而自同
者故此亦是死法與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
異而遽也以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
未知其果孰爲是者耶揚揚朱也秉公孫龍
名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
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謫子於宋也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斲鍾

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顛矣
夫楚人寄而謫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
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斬刑

相拂以辭謂抗其詞以相諍也相鎮以聲謂
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我相
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
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爲貴相抗相鎮非道
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連舉三事作
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謫子於宋以爲閹其

命閹也不以完蓋古者以則守門故子欲爲
閹則必謫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鉏鍾則束之
縛之惟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
完而在鍾也則必責其完自恕於己而求備
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唐
子者唐亡也已子忘失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
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顛矣求唐
子者將求而出域乎將不求而出域乎又楚
人寄而謫閹夜半逃歸足未離岸而即與人

相鬪鬪可得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為舟人所擠適足造怨而已為鬪鬪者將鬪而造怨乎將不鬪而求容乎此時此地分明鬪不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典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鬪舟之躋子耳不亦誠可咲哉未篇言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持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知矣又按求唐鬪舟二喻深可紬繹一則喻

其失之也遠一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鬪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誠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堊烏路反

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

端固難斷而堊薄又爲難之尤難者乃匠石
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
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常之郢人則匠亦無
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
工以素爲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辯然
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與
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
木強說他不倒如郢人之立不失常者若一
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之爲惠子者豈

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
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則隲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

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
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設
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之意
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可牙之
爲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率多峻峭而無
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不比一聞人
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含人

之垢納人之污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
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皦皦之行上鉤其
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逆下逆
則無與無輔吾恐不反將得罪於君矣勿已
則隰朋可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
若反故此等言語大能諳俗上忘者忘其勢
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
皇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有不
由於道德則是不若於皇帝矣故愧之使人

人皆由於道德者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則矜之分人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朋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翕其下人者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爲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代其巧恃其便以教予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櫻具縛反

捩素韜反

委蛇自得之貌櫻捩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而狙之搏其捷夫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乎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命左右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惟

汝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極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息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已而忘物取禍速矣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已舊習之荒穢深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爲最而灰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口齊侯

田禾一來覩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
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
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
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
己。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
之悲。則所以自治者踈矣。吾又悲夫悲人之
悲者。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

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
陳善納誨。蓋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則言
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
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

徐無鬼第四
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爲者得之丘亦
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
者多不能言如鶴鶴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
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彼之謂二子是也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
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
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爲德者曰仁
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
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

謂之何哉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
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爲
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既非
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
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
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

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而以其學術
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
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爲大之至大人
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實
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
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
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爲賢而
况許之爲大手哉盖大無名相迫出言語思
議之表不可爲也有心爲之則不足以爲
大矣夫爲大尚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哉

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
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
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
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
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
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
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
備者不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
邃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誠即什氏所

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大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
孰為祥九方歆曰捆也為祥子綦矍然喜曰奚
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歆曰夫
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
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

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惟何耶吾
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
與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
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惟行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
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
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銜終身食肉而終

歎因捆因

矣天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
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方自慶幸而子綦
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
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迂函莫不
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
其福是謂牧也而牂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
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
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怪耶今吾之於世也

澹然漠然一無所爲邀樂於天邀食於地即
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爲事功不與
之爲謀慮不與之爲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
不與物相撓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
事而天乃以世俗之福償之何耶殆怪徵也
非我之致其天與之而不能逃焉者乎此便
是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
爲妖善復爲祥惟有道者知之而不慶焉未
幾而捆爲盜獲刑之而鬻於齊爲躄閻者食

肉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說信不誣矣牂牁羊
也室西南曰奧西北爲突渠公註屠者也當
其街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覲薄結反
夫聖人之爲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也適爲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

保其後之不人相食耶夫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煦煦焉畜畜焉有心爲之惟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爲利是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規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

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朴散爲器
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
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道以
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之其他則未
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之所以逃堯者
意見如此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
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

需者豕蠶是也擇䟽鬣自以爲廣宮大圃奎蹄
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頃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婁婁

暖妹濡頰卷萎六字叶音成文暖柔貌妹妖
貌也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妹妹既以自媚
而因以媚人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物居然
着此翻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
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頰
者喻諸豕蝨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爲廣
宮大固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
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

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
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頰也卷萎者則舜
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
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堯故舉之童土之
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
也堯之舉舜也曰冀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
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爲所苦蓋自三十登
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
得歸息而日兢業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萎

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

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

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
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
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
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手
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
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
謂敦復抱德場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
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
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古之真人一

天而已故曰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爲
自然而不以已與之也是故古之真人生亦
得死亦得方生之時得在生即死之時得在
死直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此便是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無生死則無生滅無得失則無
增減此箇不二法門等閑道出妙哉妙哉真
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爲
帝者也何可勝言

勝升

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微矣董毒而梗浮
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爲帝君爲帝則
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
哉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可以觀死生
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蓋如此
董烏頭也雞壅即本草所謂芡實豕零即猪
苓韓子所謂進之豨苓者是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惟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勾踐困棲
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越
之所以存故能爲勾踐報吳以成興復之功
而其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
而不知身之所以愁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
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鷓泉夜能撮蚤而
晝不見太山日有所適也鶴脰長而解之則
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
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枯竭
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其攪
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爲無本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審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猶
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
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狸犬守鼠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
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
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知也
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禡之長
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

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
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殫也殆鑿於濁
水而迷於清淵也不特是也凡一有所能者
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漠不容一
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爲障礙障礙非殆乎及
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禍日
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
其反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

爲功能故不覺其狗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
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
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爲殆也以爲吾實
當有是耳如有目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
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接爲構如云好
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
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爲是言也是以
殆成禍萃亡國戮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
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

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
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
其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
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
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
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恃之
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

故恃其有不踞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
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
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以譬人之知物
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
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
之外者知天之所以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
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
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其有大定也
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淪未判

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禦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衆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復有餘蘊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孚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則可兼

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照冥有樞樞謂主張綱

維之者是在真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
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始彼即齊物論中
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之彼即冥冥之樞
也照也者照此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
以聞見思慮爲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之
至者畢竟是知耶不知耶解耶不解耶如何
理會
稱娘作母從他喚認母原來不是娘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
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
闔盍同

又爲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
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
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
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故見其頡也又見其
滑也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然其頡

也實頡其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昭
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
代易亦無虧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乎盍亦
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爲哉以此不惑之實理
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夫
是之謂大不惑也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
而不知不解而解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者
非問則無門可入耳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爲
作亂詞

偉哉無鬼	空谷足音	發其馨歎
以勞寡君	狗馬有相	若亡若喪
守氣凝神	萬物同狀	厲民以養
萬乘之主	好和惡奸	神不自許
愛人偃兵	亂始攸生	仁義幾僞
孰與脩誠	七聖迷塗	問諸牧者
童子何知	去其害馬	遭時有爲
順比於歲	出爲無爲	奚以責際
魯遽調瑟	猶子鬪舟	何哉強辯

惠也其儔

匠石運斤

郢人質我

桓公屬國

隰朋而可

射狙設戒

隱几生悲

自伐則禍

自見非宜

弄丸解難

寢羽投兵

有喙三尺

天下太平

德知所總

言止其窮

善言非賢

儒墨而凶

綦泣子祥

缺迓主聖

駭此怪徵

嗤彼偽行

暖姝濡頰

及以卷妾

人品則異

滅性何殊

於蟻棄知

於羊棄意

抱德煬和

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

以心復心

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

風日守河

未始其櫻

役心守物

禍長殆成

其弓有樞

始焉有彼

知以不知

不鮮而鮮

頡滑有實

古今不虧

盍亦問是

奚惑然為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眾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獨觸捉二音
喝謁間聞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

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爲事而則陽嗜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節之爲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

之所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
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
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
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暖傷暑而成暘則
披於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
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
王之爲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刻
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人下正德
二字甚有分曉蓋當時之人以佞爲賢加以

正德則爲有用之才而不邪言楚王凶暴必
非常人之所能化故惟聖人有善世之用進
退隱見無所不宜是故其窮也能使家人忘
其貧而其達也能使王公忘其貴其與物也
樂與之群而無有乎猜忌之心於人也樂人
之通而無有乎自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
有不飲而自醉並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
有如此者彼其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
義以篤從容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雖雖之

美而無嘒嘒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之躁競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若其遠也於稽其德則公閱休其人也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於友矣之人也豈予之所能及哉章內二不若詞語婉媚可諷

命。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爲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師以爲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爲天可也而猶曰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憂乎知之
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
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即
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
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
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爲
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
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
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
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
人與之名又爲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
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

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所則非自然
矣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
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
臺縣衆間者也

縣玄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舊
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
緡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見如
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以十仞之

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
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敵笙
鏞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
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
知之爲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爲
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此以

則陽二十五
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與物
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爲之樞紐盍亦嘗舍是
乎舍之言止也止於其所則能止衆止矣冉
相氏古之聖君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
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
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爲師矣而不得

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爲事也若之何哉蓋師
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
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天
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
惟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
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
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
替所行之備而不洩替之言廢也洩如老洩
之洩言奸而深也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

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洳如此則既不絕乎物
而又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
心者昭合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欲
求合於聖人也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後師而不圍
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
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
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得

其司御司御猶云司牧言天以湯爲君而又
命門尹登恒以主教民之職此人當是伊尹
恒字疑作衡言湯爲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
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圍以驅人之
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圍斯亦可謂得其隨成
之道者矣其曰爲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願
得之也何者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
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
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爲疣贅之行

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
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
之中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
爲之盡慮以傳之盡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
思何慮之中無意必固我之地思慮尚無何
况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
言除日則無歲矣無內則無外矣無思慮則
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
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舉成湯仲尼一則反

之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讎衍請授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
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晉
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此王之基也衍亂
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扶秩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爲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爲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背折脊猶言扼吭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爲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

城爲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所論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
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
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
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

有嗃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嗃驚又涸
映血愴敬

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
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
以劇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
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
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
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
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

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鬪何其微哉宜君
之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
人復爲設譬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劍首則呖
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
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呖然過矣不得有聲也
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
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
有聲而况鬪爭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梁
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
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
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
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
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着於已也知丘
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
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

稷總極屋極登極猶云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賣漿者家也鄰有夫妻爲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乘屋也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墮而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世遠而不屑與彼齷齪者俱是陸而沉者也藏於畔謂不南

面而爲君不北面而爲臣又不與主人分庭抗禮而爲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協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

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
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
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召之矣是
則以丘爲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
響之不幽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爲而去
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挈妻
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逝世有如此者夫子何
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余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來年
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
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
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蒿蕪葑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崔九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

膚垢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穰謂盡易
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
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
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
人之所謂道其天者道其自然之天也離其
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
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盡慮之神也以衆爲
故作一句
清意見下鹵莽其性者克治功踈物欲交雜
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爲性萑蒿蕪

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蒿蕪葭皆蘆
屬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
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
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
者潰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
漂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
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
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
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幸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強上 號平 勇去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均貴之矣栢矩學老

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幸人之事爲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罹之無乃爲盜乎哉無乃殺人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罹幽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

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祿於朝爭地於野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欲無至此先遏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之爲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爲栢矩之言亦得古之人

君動必責已以爲民本得也而我悞之使有
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下有一
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如云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之人其
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
不識匿爲物者匿其情以爲物也物即所謂
物采物執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
識之人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了
不論其有用無用也大爲難而罪不敢重其

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爲之事難勝之任今
也魯不量人之才魯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
其情爲子便欲其死孝爲臣便欲其忠死臨
敵便欲其死鬪事必欲求其可功必求欲其
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
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
之也遠其途而誅不至至如朝聘會同之期
古者天子延狩諸侯各朝於方岳蓋以道途
紆遠恐有後至之愆今也省方之典不行故

遠其途而誅人之不至則可乎是以人人竭
知殫力犹恐不足以避誅則以巧偽繼之盖
以爲人上者日出多偽其下安所取則而不
以偽應之哉凡偽生於不足力不足以勝上
之任則偽知不足以供上之用則欺財不足
以應上之需則盜偽也欺也盜也皆生於不
足之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
由來者誰耶故欺偽竊盜之行必於誰責而
可信乎在人上者有所不得辭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
而卒誑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犹未化也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
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凡人之
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爲是而卒誑之以非者
盖是在事初非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

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何究竟曰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無無可無方爲空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學莊子者要須識得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

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爲知乎陰

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
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復應之
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亦莊文之奇
者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常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
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鱄奉御
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

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
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

湛耽

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
即舉衛靈公之得謚者而覘太史大弢以爲
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義但因衆人之是而
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

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
濫浴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
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
靈。此稱實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葬沙丘也。
下有石椁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孫靈
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爲靈也。不待於身歿
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
之名也。畢弋者田獵之器，不應諸侯之際言
與諸侯無交際也。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濫
浴之時，史魚進御，公恐賢者見之，故進所搏
之幣，扶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馮其子謂
此地子孫不足憑藉，將有靈公奪葬。蓋古人
多有讖詞，地下之銘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
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
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

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爲一體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

者丘里之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爲公言則
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故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自外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
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
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
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
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
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
於穆者運之天不以爲恩也而歲自成五官

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爲私也而國自治大
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爲功也
而貴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
自以爲私也故無名無爲而無不爲此便是
不執不拒的樣子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者蓋
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淳焉
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
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拒之則事理之
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面面各殊有所

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已乎
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同不
可一作異想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一作
已想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規於大山木石同
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非
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
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丘里
之言此段專闢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
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異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
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
者弻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弻而讀
之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便
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
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萬物而

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爲之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喻在同者亦可以言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道爲之公故隨在皆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

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居表反

片判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
爲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以知化陽
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
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蔽其它是故有相蓋者
蓋之爲言蔽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
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
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時萬物莫不乘
此氣機以出入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

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
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然而起之
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
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
名實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
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
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
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新
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

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
爲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
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所至至此而
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
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
提上一步說到箇未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爲
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
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或之始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
爲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爲或使二人各持之一
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雞鳴
犬吠爲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人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爲若將此
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豈
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爲是論
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爲物所囿而
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
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
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偶然聚散

適然生死大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
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物自
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爲雖或近是但不
曾說有箇莫爲之者說或使又似物物而雕
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
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
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爲精確故有名
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

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箇虛寂却是道
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
命是以有無邊見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
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
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
觀或之始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
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
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
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生一死
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觀故曰或
使曰莫爲皆疑情也一爲疑之所假是以或

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無所窮來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莫爲或使則不得何者言莫爲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超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

着於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爲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物

之極言默不足以載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
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
言非默上自有極處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
言南華經中國之佛經也林廡齊似識此意
註引佛語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
勞先起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
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說得是也
不是他亦看得透徹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
宣此義而作亂辭

何謂夷節

讓德閱休

相助而消

奚以為謀

聖達綢繆

周至一體

復命搖作

師天而已

憂而用知

所行幾多

時其有止

將若之何

曹美曹愛

告亦苦若

實見實聞

何臺縣樂

冉得環中

隨物之成

湯得尹傅

司御其名

闕闕者誰

蝸角之觸

稷稷者誰

聖德之僕

離性滅情

蕪葭乃生

聚貨立名

殺盜橫行

失不在民

得奚在已

日出多偽

盜竊攸起

惟彼聖脩

進德無期

六十而化

五九猶非

不知而知

將無大惑

弗靈而靈

預定於卜

丘里之言

合并為公

不執不距

奚以異全

四方六合

物生鳥起

不隨不緣

議之所止

或使則實

莫為則虛

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

胡為大方

在物一曲

議其有極

非言非默

南華經副墨卷之六終

見附三十一

百部集卷六

三十三

鑑其本極

非言非然

程